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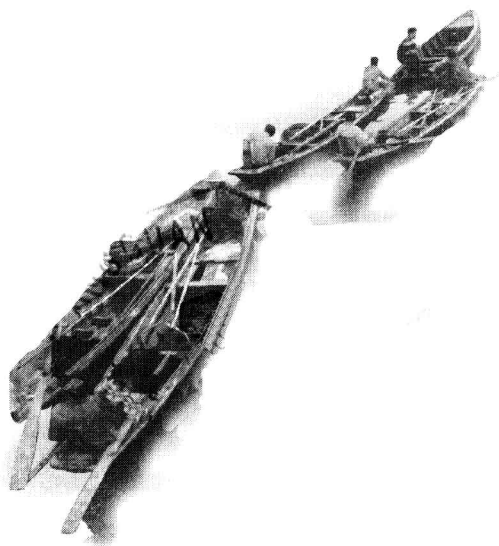
青 島 灣

茶山镇文学作品选集（二）

茶山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茶山镇文学协会 编

青島灣

茶山文学作品选集(一)



《青鹤湾》编委会

总策划：卢少雄 黄少峰

主 任：刘巧莲

副主任：吴炳辉 陈锡田

统 筹：黄治强

主 编：林维新

副主编：彭可观

编 委：叶永新 黄若荣

卢灿荣 邹进雄

宋志奇 张卫东

骆炳根

青鹤湾

茶山镇文学作品选集(一)

茶山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茶 山 镇 文 学 协 会 编

设计制作：《茶园》编辑部

开 本：165mmX236mm

版 次：2010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3000册

准印证号：莞准印字第DG2010-013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前言

又是一年春来到，寒意尚未褪尽，枝头已绽新绿。伴随新中国成立60周年豪迈的步伐，伴随新春到来的钟声，历时半年多的孕育，由茶山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茶山镇文学协会编辑的《青鹤湾》终于面世了。我们手捧书本，暖意无穷、自豪无穷、激动无穷。

为了集子的面世，有茶山镇各级领导高度关心，大力支持；有编者们认真校对，默默奉献；有广大茶山文艺爱好者们积极参与，踊跃投稿。正因为有你、有我、有他，这个冬天不再寒冷，我们心中充满融融的春光。因此，我们暖意无穷。

为了集子的面世，我们刻意追求作品是心与心的交流，情与情的渗透。精选的作品无不彰显着青年才俊心灵的热切企盼；八旬耄寿对往事的深情追忆；各界人士对茶山未来的憧憬；社会名流对茶山的建言献策……情至深处无言辞，落于笔端即华章。从这些殷实的文字中我们聆听到的是——一曲动听的欢歌，感触到的是一片灼热的真情。今天，我们毫无愧怍地把它奉献给茶山父老乡亲，奉祀给我们的文学先贤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既是总结茶山文学成就、泽被乡里的功绩，也是文脉承续、薪火相传的益事。因此，我们自豪无穷。

为了集子的面世，文艺爱好者们努力在继承传统中寻求创新，在市井深巷里捕捉提炼醇厚的人情，在田园山野中摄取浓郁的诗韵，以饱满的热情、敏锐的眼光锤炼人情社情百态，让作品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社会。作品题材广泛，体裁多样，风格各异。有的朴实情深，给人以思想之美；有的立意隽永，给人以意境之美；有的字字珠玑，给人以语言之美；有的感人肺腑，给人以情感之美……这些作品不仅充分展示了茶山文化人的风采，也能使广大读者领略文学艺术的神奇魅力。因此，我们激动无穷。

茶山，是莞邑的“文化之邦”，明代就有诗化的“茶山八景”，有“以教兴邦”的凤山书院和鹏南书院。宣传、继承、弘扬茶山文化，是茶山人尤其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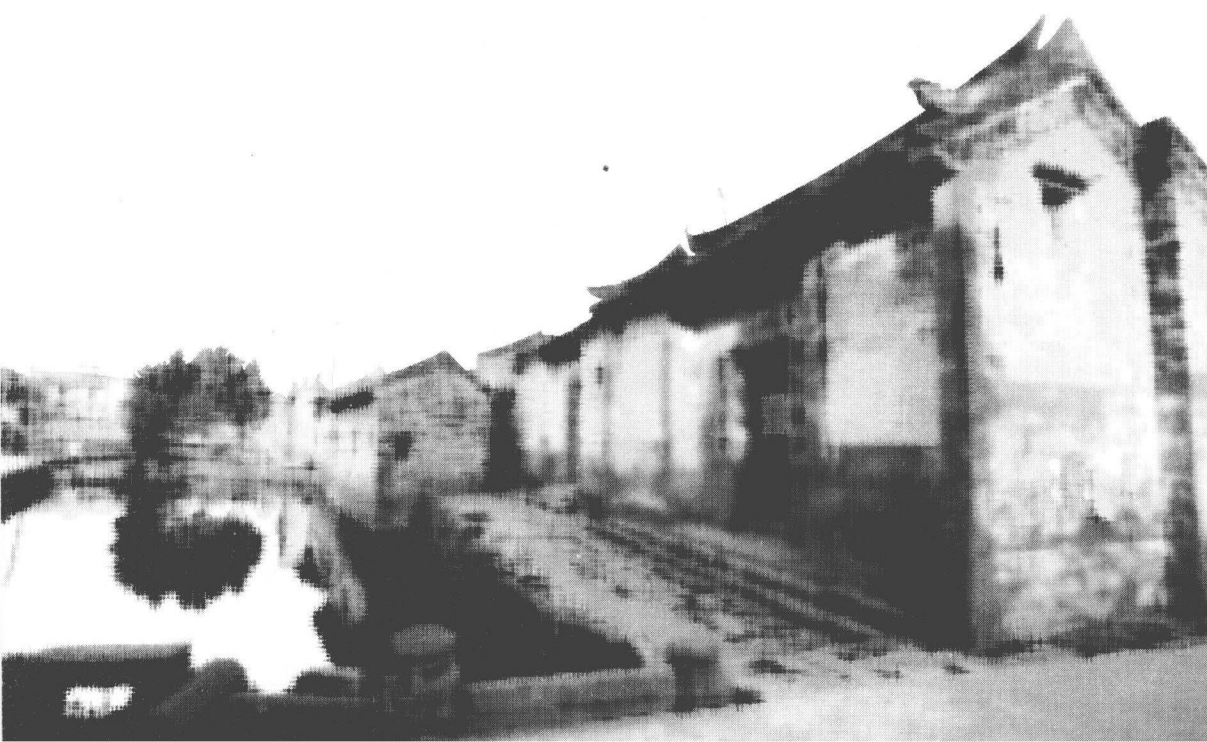
文化人的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今天，我们怀着虔敬的心情，把这本《青鹤湾》奉献给广大读者。诚然，这些作品一如芙蓉出水有高有低，我们并非刻意追求艺术的圆熟，并非要和一般的文学作品竞一日之长，也并非奢望它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但我们确信，读者将开卷有益，读之有得。

由于编者阅历浅薄，水平有限，不妥之处，恳请方家赐教。

编 者

二〇一〇年一月十八日

第一章 小说



目 录

第一章 小说

阿美的故事	彭可观/1
红 裙	陈彩联/4
新 生	叶永新/11
盛名之下	叶永新/17

第二章 散文

柿子红了	张卫东/21
止疼的文字	张卫东/23
唐朝的雨下在了今天	张卫东/25
荷 花	叶永新/27
丰 碑	邹进雄/28
与书同行	邹进雄/32
春雨，淅淅沥沥	彭可观/36
墓 地 廉 话	卢灿荣/37
我爱荔枝	邓 伟/39
永联木棉红	卢泳钧/41
屐履声声	占 澜/42
怀念父亲	李进生/45
游三峡轶事	李进生/47
阅城市之貌 享读书之乐	张志先/49
快乐是积淀而成的	罗丽菲/51
我的朋友	高定利/53
美丽的家园	高定利/55
善心可依	莫艳欢/58
爱的力量	袁艳芬/60
老人 老井	萧桂玉/62
凤凰归来	曹海鹰/64
凤凰依旧笑东风	谢巧明/66
感冒有感	谢巧明/67
弟 兄	谢闰光/68

第三章 随笔

只有玫瑰 又红又香	陈云庵/71
文人学者无一本书可以吗	陈云庵/73
裁诗心得琐谈	林维新/75
《漫涂琐语》五十则	林维新/89
雨夜三题	叶永新/96

第四章 纪实

茶山之歌	卢灿荣/99
情满木苏乡	刘转芬/104
寻常中的感动	王海妍/107

第五章 诗歌

滁州(外四首)	张卫东/111
华美之歌	邹进雄/116
人间有爱 汶川不倒	张志先/119
圆 梦	袁冬梅/122
昨天 今天	高定利/124
灯·心	莫艳欢/125
线装的歌者(组诗)	郭 潮/127
随 感	曹海鹰/131
茶山情	黄治强/132
茶 乡(外一首)	彭可观/135

第六章 诗词

雪轩诗钞	陈雷轩/137
诗十首	陆璧轩/143
诗五首	刘理翘/145
漫涂轩吟草	林维新/146
诗词五首	廖应河/151
诗 五 首	袁煜基/152
诗词十七首	叶永新/153
七绝五首	张卫东/156
诗词八首	黄若荣/157
诗词十首	李绍铭/159

第七章 剧本

弃婴风波	卢灿荣/163
堵漏洞	卢灿荣/168

第八章 文史

卢屋古风	卢灿荣/173
白马偷食禾	骆炳根/175
荫风榕韵	麦惠棠/177
谢重华和他的诗词	麦惠棠/183
卢挺及其诗	麦惠棠/186
东莞的苍和碓	麦惠棠/189

第九章 征文

在你怀中摇曳成长的滋味	王海妍/191
爱永驻人间	池美蓉/196
落花与流水	吕传荣/198
灾难中坚强挺住 感恩中勇敢面对	邱丽云/200
志愿者—我的第一次义工	张志先/203
法在他心中	何丽敏/205
爱在燃烧中升华	陈 奋/208
她是我的骄傲	李秀莲/210
生活中平淡的爱	陈诗颖/212
新旧莞人一家亲	李显奇/214
道德就在我们身边	李莉萍/216
我的抠门家婆	陈彩联/218
十三年风雨不改	陈慧英/222
爱心如雨润无声	易天福/224
感动藏在心中	罗丽菲/226
温暖的文明大家庭	周肖云/229
我眼中的茶山	周 琴/233
感谢恩人	钟进祥/235
不平凡的“城市美容师”	袁冬梅/238
伤痕累累的“天使”	袁转章/240
同 行	莫艳欢/242
在爱中收获别样的幸福	崔建芳/245
与爱同行	谢玉霞/247

阿美的故事

彭可观

阿美喜欢穿牛仔裤，把屁股绷得圆圆的，把大腿裹得饱饱的。阿美也有少女的梦想，只是，初中没读完，梦想就碎了。生了四个娃，年龄不到24。身材有些走了样，肚皮打褶，奶子有点坠。

大姐在家乡读一年级，二姐昨天刚由老公从家乡带过来，三更儿是在珠三角“打游击”半夜出生的，妞妞是再次“偷袭”的战果。

闲着，阿美也爱摸上几手，有时候，妞妞一边吮着奶子她一边打牌，三更儿就在一边看。

阿美把老公的工资平均分成八份，老公那份留给老公，公公婆婆大姐二姐的几份寄回去，当然，以后就不必寄二姐那份了，剩下的全归阿美。尽管市场很多东西非常诱人，阿美却不敢乱花钱。

是个星期天。早上，老公去工地后，阿美赶着二姐、三更儿，背上妞妞——背小孩是邻居本地人刘姨教的。去到市场，小汽车泊满路边，摩托车穿来插去，管理员拿着喇叭大声吆喝。正是旺市的时候，你挤我，我碰你。阿美打算先带孩子吃早餐，再到市场后面的小公园玩玩，然后买些烧鹅、蔬菜回家。二姐爱吃烧鹅，昨天吃完了还舔手指呢。阿美总觉得亏欠了留守的俩娃，要给她一点补偿。他们从百货那边逛去。一个个帐篷里的衣服、鞋子……让二姐眼花缭乱。阿美思量着要给二姐买双新鞋子。

“妈，我要拉屎！”三更儿叫嚷。

“你就站这里看，别到处跑！”阿美叮嘱二姐，把妞妞往上耸了耸，拉紧背带，带着三更去了。

来到小公园一处花丛旁，阿美恶狠狠说：“拉干净一点，别发急，吃早餐又说拉什么的就拧你的屁股！”边说边像森林里的母鹿警惕地扫射四周。要是给公园的管理员看见，她要你把屎吃不了兜着走，又是的，那么多狗尿管不了，管个小孩干嘛？阿美顺手摘了朵红花，转过头逗：“好看吗？”

“妈，我拉完了！”

阿美摸摸裤袋，摸不到手纸，伸手在草地上扯了把青草，给三更揩了揩，拉起裤子。“走吧！”



走回原处，看不到二妞，问档主，档主说人来人往，没留意哦。阿美拉着三更一个一个档口打听，都说没看见。

“二妞——二妞——”

“跳楼货，跳楼货，厂价直销！”

“一元两件，一元两件！”

.....

阿美着急了，嘴里骂：“臭丫头，找到你不拧你的大腿才怪！”抬头一望，瞥见二妞在路对面打棉花糖围观的人丛中，便拉着三更跑过去。“嘎！”一辆小汽车急刹，跟他们吻个正着。车里伸出个头，柳眉倒竖，骂道：“撞车党吗？三赔率呀？”三更儿脸都青了，妞妞哇地哭起来。阿美拉着三更赶紧离开，走进人丛，才发觉女孩不是二妞，又拉着三更走出来，一转身，把补鞋档口的小凳子踢翻了，差点摔了一跤。

“眼睛长屁股上去了？”补鞋匠不满地探手把凳子扶正。阿美狼狈地扯着三更又往卖肉那边跑，妞妞一颠一晃，三更一拉一扯，奶子一耸一坠，拖鞋一踢一踏，一股失落、无奈、辛酸混杂的感觉霎时涌上阿美心头，涩泪夺眶而出。死丫头，这鞋就甭想买了。

在拐角处，她们又把一位大婶碰了，一把青菜撒在地上。

“对不起！对不起！”阿美手足无措。

“走那么急，干什么呢？碰了我的菜小事，碰伤小孩就大件事啰！”大婶善意提醒她。

“对不起！谢谢，谢谢！”阿美扯着三更来到烧鹅档，未见二妞，腿发软了。遇到刘姨，阿美告诉刘姨二妞丢了，便一起找，走到卖早餐的地方。

“妞妞乖，不要叫！”阿美哄着孩子。但妞妞仍然呱呱喊，在背上不停折腾；阿美的两只奶子胀鼓鼓，很不舒服。

“妈，我饿，我要吃烧鹅粉！”

“你吃屎去吧！”阿美焦急地四下观望，瞅到小翠。小翠是丈夫工友的女儿，读二年级，昨天还教二妞唱歌呢。

“小翠，看到我家二妞没有？”

“刚才看到她在档口那边跟着一个阿姨走。”

“阿姨是谁？”

小翠摇摇头，说：“她们拐过帐篷，看不见了。”

“糟了！”刘姨说，“前几天，木工张的儿子被一个女人带到了村口大公路，恰好治安巡逻车驶过来，女人心虚，自己溜了，木工张的儿子被送回

来。”阿美一听心里发毛了，人贩子的事时有所闻，哪哪个好？

“找治安吧，快！”阿美把妞妞耸一耸，又拉紧背带。“你丢钱了！”吃早餐的男孩指着她脚下说。阿美向男孩道谢，费劲地捡起钱。八条腿磕磕绊绊走到市场口找到治安。治安员说可以帮她们找找，但不认识二妞。小翠自告奋勇，治安员带上小翠开着摩托溜烟去了。

刘姨又猜测，二妞会不会去玩水？阿美一惊，女儿昨天刚来便对那个大池塘很着迷。池塘就在市场隔着路的另一侧。阿美赶紧拉着三更踢踏踢踏往池塘走，边走边大声招呼：“快帮帮忙吧！我女儿不知是不是掉到水里了。”路人用似是而非的目光看着她，只有几个凑热闹的小孩跟着。离水埠头不远，阿美又向正在剖开的路面施工的一趟工人哀求。工人问，什么时候？有多大？阿美说了。工人放下工具走到水埠头。

“这里缺少个警示牌！”

“屁话！小孩不识字，缺个铁栅门！”

“鬼话！门是可以开的，该是找个保安在这里看着！”

四个工人在齐腰深的水里来回蹚。三更儿紧紧揪住妈妈的衣袖。

“看，那边有只鞋！”

阿美一屁股摔在石阶上，“哇——呀——”分不清是阿美的嚎叫还是妞妞的哭闹。

“是我害了你呀！我不该让你从家乡来，叫我怎么向你爹交代啊！二妞……”

“姐……”三更也哭了。

一个工人游出去把拖鞋捡回来。阿美仔细看了看，不像是女儿的鞋，泪光中又透出一丝希望。水埠头越来越多看热闹的人，议论着，叹息着。有个走前来看热闹的大嫂说，女厕里有娃哭了好久，找妈呢。阿美顾不得三更儿，光着脚，疯一样往不远处的公厕直奔，冲进女厕里。二妞不知所措地正朝着一扇扇关着的小门哭喊，看到她妈，张开两手扑过来，阿美迎头盖脸一巴掌。

阿美拉着二妞走出厕所，二妞仍在不停抽噎。

“你也是的，”刘姨携着三更儿走过来说，“这么宽敞、漂亮的厕所都不上！”

“三更儿说喜欢在公园里拉，一边拉一边看花儿，谁知道她那么不懂事，到处跑。”

二妞一只小手从衣袋里挖出一包纸巾，递给她妈说：“妈，这是你刚才丢的。”

红 裙

陈彩联

方茹徘徊在B城这条著名的商业大街上已经半个多小时了。

这座城市的夜晚果然热闹。到处都是车水马龙，满眼都是闪烁的霓虹灯，熙来攘往的人群如潮水一样。

虽然药已经买好了，但方茹还是不想回宾馆。她就这样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荡着。

忽然，前面的橱窗里的一抹红色吸引了方茹的目光。

一条红裙。

这是一条无袖连衣裙。领口上绣着精致的刺绣，细细的银色腰带，飘逸的裙摆。方茹定睛看了好一会，才猛然醒悟过来，嘴角荡起了一个微笑：我真傻，咋就那么喜欢红色的裙子呢？每次逛街看到这些红色的裙子，总是不由自主扑过去看个清楚。

橱窗包着宽阔的不锈钢窗框，在路旁白昼一样的灯光照射下，明晃晃，如镜子一样。

方茹看到了自己。

窗框中的女子有姣好的面容，只是脸上有点苍白。微微卷曲的长发随意地披在胸前。身上穿着一条质地讲究的红裙。腰身恰到好处地收了一下，长长的带子在身侧打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把她衬托得婀娜多姿。

看着窗框中美丽的红裙，方茹的心咚咚地跳起来。她想起第一次穿起这条裙子时宋子言看她的目光。

她和宋子言的第一次发生在两年前的夏天。

那天中午，她陪宋子言跟一个客户吃完饭。去取车的路上就被橱窗里的那条红裙吸引住了，裙子是那么美丽，就跟晓芳姐的裙子一个样。方茹看得那么入迷，把身边的宋子言完全给忘了。

宋子言拍拍她的肩头，把她吓了一跳：“嗨，喜欢吗？”方茹还没有反应过来，宋子言已经把她拉到时装店里面去了。

这是一家高档的时装店，衣着入时的店员满脸堆笑地迎上前来。

方茹有点窘。

这种高级的时装店平常她是极少逛的。一件衣服动辄几百块。像橱窗里的那条裙子，肯定不止四百块。而四百块，已经是她一个月工资里头的三分之一了。何况，她身上根本没带这么多钱。

宋子言却丝毫不顾方茹的窘迫。他大声地吆喝着店员：“橱窗里那条红色的裙子拿下来给她试一试！”

方茹咬了咬嘴唇：试就试，试完了就说自己不喜欢，不买就是了。于是拿着裙子走进了试衣室。

衣服很快穿好了，可试衣室里没有镜子，方茹得出去照一照。她想知道自己穿上这条裙子的模样。

其实不用照，当她打开试衣室的门出现在宋子言面前的时候，她已经知道自己有多美丽了。

宋子言火辣辣的眼光掠过她的全身，像是要把她的衣服剥光一样。方茹的脸忽然红起来，匆匆往镜子瞄了一眼便逃回了试衣室。

试衣室里的方茹心虽然跳得厉害，但外面说话的声音还是听得清清楚楚。店员一个劲地赞方茹的身材好，把她形容得像仙女下凡一样。

推开试衣室的门，方茹张口正想说话，宋子言已经抢着说：“这裙子多少钱？我要了。”

在车上，宋子言把装着红裙的精美的袋子塞到她手上，方茹不肯要。推让间，两个人的手便碰到了。宋子言趁机捉住了她的手，再也不肯放开了。方茹没有挣脱，身子却是一下子通了电似的。

她早就喜欢他了。像这样事业有成、成熟英俊又有魅力的男人，谁不喜欢呢？尽管他有老婆。

陷入热恋的方茹很快便与宋子言如胶似漆了。过了不久，宋子言趁着一次出差的机会，把方茹带到了B城。在美丽的银子江边，两人山盟海誓，确定了关系。回A市后，方茹乖乖地听了宋子言的话辞去了工作，搬到宋子言为她准备的一个花园洋房里，过起了神仙眷侣的生活。

刚开始的生活是那么惬意。方茹是做梦也想不到她找到一个温柔体贴、有本事的男人，能住上这么美丽的房子，拥有一大柜子漂亮的衣服，过上了有钱人的日子。

宋子言大多数在中午下班时会来吃顿饭，偶尔晚上也会来呆上一会，但一般不会超过十二点。他说为了避免他老婆起疑心。

没有宋子言的晚上，方茹便百无聊赖。

他们的这一幢洋房依江而建。无聊的晚上，方茹最喜欢打开阳台的落地玻璃门，坐在摇椅上凝望江面缓缓而过的轮船。每逢沐浴在皎洁的月光下，心中总会涌起无限的遐想。她喜欢看月亮的笑脸，喜欢在月照的江边听大江的涛声，喜欢在月色朦胧中数船上的灯火。

方茹的家乡，也有这么一条河。清清亮亮的河水，随波摇曳的水草，水中的鱼儿悠闲地游着，岸边小鸟在竹林里欢快地叫。每天早晨天色才刚刚微亮，便会有三三两两的人挑着担桶来到小河边的石板上，挑着满满的水往家里走。还有淘米的、洗碗的也陆陆续续地来了。洗碗时，小鱼儿就会游过来，争抢着那少得可怜的米饭粒。方茹最喜欢把篮子往下沉，等上一会儿突然提出水面，准能捕捉到几条活蹦乱跳的小鱼儿，这时候她就禁不住开心地笑起来。

清澈的流水，熟悉的小河，还在耳边的欢声笑语，美丽山村的点点滴滴都已镌刻在她的心上。离开家乡已经已经3年多了，多少次梦回故乡，醒来后才发现，这些对她都只能是美好的回忆了。

她时常想，如果那一天她没看见隔壁的晓芳姐，没看见那条让她羡慕的红裙，她现在会怎么样呢？

那天的情景她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就在她读高一的那一年，外出打工的晓芳姐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来了。在人群的簇拥下，穿金戴银、一袭低胸红裙的她格外引人注目。从此，那条妖艳的红裙便烙印在她心中。

之后的方茹便无心上学了。高中还没毕业，带着梦想的方茹随着南下打工的大潮来到了A市，进了宋子言的制衣厂，过起了打工的日子。

天资聪慧的她用了三年时间从一名普通女工变成了宋子言的得力助手，再成为宋子言的情妇。

爱情真的是个很奇妙的东西，具有无穷的魔力，让人为之着迷，也使人盲目。方茹陶醉在爱情甜梦中，她忘我地享受爱情的甜蜜和快乐，从而失去了分别现实和梦境的能力。

但幸福的时光却是那么短暂。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宋子言来得越来越少了。

她开始有了一些不祥的感觉。

人们常说，爱是一种享受，是一种快乐，是一种时刻愉悦的心情！但她对

恋爱的感觉，越来越不是人们所形容的那种美好了。每天，她只能无奈地等待！

她有时会忍不住地拿出电话来打给他。然而电话里头的他声音不再甜蜜，而是那么的不耐烦，不是说忙就是说累。

忽然有一天，方茹猛然醒悟：她需要一个孩子拴住宋子言的心！

这个念头像魔鬼一样缠着她。终于有一天，她偷偷地把瓶子里的避孕药全部换成了维他命丸。

没多久，方茹真的怀上了。没想到，宋子言知道后竟然脸色大变，要她去医院把孩子打掉。方茹不肯，他便大发雷霆，丢下一句：“要生，自己生个够！”说罢拂袖而去。

方茹从来没看过宋子言气成这个样子，她有点怕，怕宋子言以后都不来了。

她去了医院。但一闻到医院那种刺鼻的消毒药水味，想起电视镜头里那些锋利、冰冷的手术用具，还没看到医生，她已经扭头就跑了。

肚子里面的生命一天一天地长大。夜深人静，躺在床上，方茹整晚摸着肚子，她已经感觉到胎儿的心跳了。

她想：孩子生下来，或许宋子言的气消了，他会回来的。孩子是他的，他一定不会不管孩子。

天真的她错了。

那天，宋子言的老婆带着一大帮人冲了进来，疯了似的把家里的东西砸个稀巴烂。扭打当中，方茹的肚子被狠狠地踹了几脚。

方茹流产了。

方茹不明白，他老婆是怎样知道他们俩的事情。直到宋子言打来了电话，她才明白。

宋子言说：“事是我告诉我老婆的。我们已经完了。我在你卡上打了三万元，你以后不要来烦我。”

方茹在病床上，闭着眼睛，无奈和绝望浸透了她的全身，令她痛彻心扉。枕巾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她不吃不喝，只是流泪。转眼即逝的爱情跳出来噬咬着她的心，让她切夜难眠。

她终于明白了她和宋子言的爱情是那么脆弱、不堪一击！

她只想快点离开这个残酷的世界。

第三天，眼泪流干了，她开始吃了一点东西。她觉得自己暂时还不能死，她要报复。她要把他们的孩子也一起带走。

宋子言的儿子叫鹏鹏，以前经常在工厂里玩，和她混得很熟。她甚至知道他在哪一所幼儿园。

出院后，方茹便收拾了东西，买好了火车票，然后去幼儿园把宋子言的儿子接了出来。神不知鬼不觉地坐上了开往B城的火车。从哪个地方开始就从哪个地方结束吧，她想。

微雨中，火车行驶在通往B城的轨道上，一株株挺拔葱郁的树疾驰而过，背后熟悉的高楼大厦渐渐远去，方茹心里百感交集。

鹏鹏对这个熟悉的阿姨一点也没怀疑，听方茹阿姨说爸爸妈妈都在动物园等他，他高兴得跳起来。下了火车，方茹还把他带到麦当劳吃了一顿。

跟着，方茹带鹏鹏在上次她跟宋子言住过的宾馆住下来。当然，用的是假名，别人都以为他们是母子俩。在饮料里她加了一粒从医院里省下来的安眠药，让鹏鹏喝下。等他熟睡后看看表，已经快八点了，赶紧上街去。她要买一瓶安眠药。

药买好了，人却还在街上游荡。只要现在回去，她这几天苦苦思量的计划就马上可以成功了。明天的报纸便会有一条醒目的头条：宾馆里母子离奇暴毙。

宋子言看到这则消息，会不会想到是她呢？

时间还早，她想最后一次去银子江看看。

方茹走出马路，随手一扬，一辆蓝色的的士“吱”一声在她前面停了下来。上了车，司机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扭头问她“小姐上哪？”

方茹让司机把她送江边。

过了不久，车子在江边的林荫道上停了下来。

银子江依然是那么美丽。江岸两边灯火璀璨，江面倒映着路边霓虹闪烁的灯光，偶尔一声汽笛，划破寂寞的夜空，满江的夜色明媚而温柔。江边凉风习习，三三两两的恋人在相拥着窃窃私语。

方茹把头靠在椅背上。

夜空真美！月亮比任何时候都要亮、都要大，撒下柔和的光辉，把江水映照得波光粼粼，就像大片大片的银子。怪不得这江叫银子江，方茹心想。

司机把车窗摇了下来，还抽起了烟。

“这个世界多美呀！”他说。

“嗯。”

“那你干嘛还要自杀呢？”